



心智經過挫折，才會成長；生命經過磨練，才有價值。You grow by overcoming impediments. You enrich your life when you overcome afflictions.

【星雲說偈】

一念彌陀

文／星雲大師

一念彌陀即往生，往生淨土是無生；無生究竟金剛位，偏本願他力所成。

——《器卦論》

佛教的各宗各派，在義理、修行上各具特色，彼此又能相輔相成，彰顯佛法奧義。其中，淨土宗主張一心稱念阿彌陀佛，念到一心不亂，即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在人間，登陸月球必須耗費許多時日；可是到極樂世界，只要一心不亂，一念就能超越無限、無量、無邊，沒有時間、空間的限制，比光速還快，就可以到達目的地。

「往生淨土是無生」，西方極樂世界最為殊勝之處，在於沒有生死的恐懼、擔憂。儘管我們生活的這個世間有多麼可愛，周遭的人事物多麼令人感到歡喜，但也只能讓人短暫停留。人有生老病死，世界有成住壞空，到了臨命終時，不管你如何留戀、喜愛、耽著，都是「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人一出生，兩手空空而來，離開了世間，也是兩手空空而去，生了要死，死了要生，生生死死，帶來的只是無量的痛苦憂惱。

「無生究竟金剛位」，無生，就是不生不死、不動的境界；極樂淨土就是一個清淨、無生的世界。那裡沒有男女性別的煩惱，沒有經濟的憂慮，沒有交通事故的發生，沒有八難三塗的侵擾，等於置身在堅固如磐石的金剛位，生活安然自在。

反觀這個世間，寒暑會動搖我們，飢餓、飽食會動搖我們，人情的冷暖、好壞，也不斷地左右著我們，讓我們終日不得安寧。

「偏本願他力所成」，若想往生西方極樂世界，除了靠自力念佛，也必須仰仗阿彌陀佛的願力接引，我們也有意願前往，所謂「信、願、行」如此因緣具足，必能得其所願！



圖／心皓

詩歌人間 星雲大師自序

文／星雲大師

二〇〇八年由我的版稅和佛光山以及信徒的捐贈成立的「公益信託教育基金」，其中「真善美媒體傳播貢獻獎」的主任委員高希均教授和《遠見》雜誌發行人王力行女士，他們所主持的天下遠見文化事業群，這許多年來多次發表我的著作，並且選我為十個「二十世紀領航者」之一，在這個出版業逐漸清淡的時節，他們的隆情厚誼讓我不知如何感激。

今年（二〇一三）九月十五日，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先生闖家來山，大家坐在佛陀紀念館會議室聚會談話，一時高興，請弟子妙法法師朗讀我近期完成的詩作〈佛陀，您在哪裡？〉，這引發了高希均教授的靈感，說要把我相關文學的詩作結集出版。

說到寫文學詩詞，我從年少開始是有喜愛，記得一九四五年我負笈焦山，初去，只有旁聽生的位置，其他時間都會與那許多已學有所成的學長一同生活。每當晨曦早課之後，華嚴閣的風光無限，一水之隔，就是鎮江、揚州、瓜洲、六合，那一帶，有農村的素雅、有都市的建設，登高遠眺，我經常留連忘返在那華嚴閣的周遭裡。到了黃昏，夕陽西下，我和同學們在退潮後的江

中心的沙灘上散步，有時忘卻了時間，直到月昇日落還不知道回來。

尤其當地傳說，唐朝年少才高的王勃寫下〈滕王閣序〉「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一直沾沾自喜，引為絕妙佳句。王勃死後，神識還徘徊在焦山的沙灘上，在夜幕低垂寧靜的曠野中，總會傳來王勃反覆的吟誦這兩句話。後來，被對岸金山寺的老和尚聽到了，就開導說：「文字貴求簡單，你這兩句去掉『與』、『共』二字，『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不是更好嗎？」從此，再也沒有聽到王勃的吟誦了。

環境會影響一個人的思想，我雖不才，在焦山這樣的氛圍下，也不禁心動，隨性寫下幾句不成什麼詩的詩作。我把這些小詩寄給《新江蘇報》的〈新思潮副刊〉，沒想到，他們每天都為我刊載，這使得我大吃一驚，我的文字能讓報紙刊登嗎？私下自己也逐漸產生對文學的喜愛。直到一九四七年我告別焦山，就不彈此調了。

後來，我回到宜興住在白塔山一個荒涼的小廟（我的祖庭大覺寺），四周雖有青山小湖、農舍炊煙，但因忙於白塔國小小的教職，本來就不是詩人的我，也不敢說有什麼詩性，只是在國共戰爭中，偶而寫一點

小作，延長一點自己微弱的生命。

初到台灣，我陸續在火車上、汽車上完成的《釋迦牟尼佛傳》，以及替人看守山林時伏在草棚地上寫的「物語」《無聲息的歌唱》，出書時都是以詩作序。那個時候，也承蒙《自由青年》等各報以及「中央廣播電台」要我為其寫稿，也受他們的採用，但在《中央日報》、《中華日報》讀到一些詩篇，看看別人的，再看看自己所寫，覺得實在拿不出手。

一九五二年，偶然的，用「星雲」為題寫了一首小詩，抒發些許自我的期勉。寫文章，我沒有校對、也沒改過，寫過就算了，也沒有留下什麼底稿，不知擱到哪裡去了。直到一九七〇年左右，因為搬家，徒眾不知道在哪裡把這首〈星雲詩〉找來給我，這才又勾起我寫詩的興趣。只是那個時候，已經弘法忙碌，無暇吟詩風月，只有為宜蘭念佛會的歌詠隊做一些填詞給他們歌唱，如〈菩提樹〉、〈西方〉、〈弘法者之歌〉等。

我也曾經寫過小說，想把小說和詩歌作個結合。記得在宜蘭駐錫期間，有一天傍晚，我在宜蘭河堤岸散步，無意中救起一位想要投河自盡為愛輕生的年輕人。生命何其寶貴，怎可輕言放棄？我把它改寫成小說〈不同的愛〉，內容就有一首短詩：「天上的星星千萬顆，地上的人兒比星多，真傻瓜，為什麼痛苦煩惱只為他一個？」引起了許多讀者的共鳴。隨即念頭一轉，自己是出家人，所謂「為僧只宜山中住，世俗論情不相宜」，昨日才想為社會服務，今天又想，還是山居修道為好，少惹世間塵埃才是上策。

後來，感於台灣佛教傳統唱頌，以及人間佛教的信徒和佛祖相應的思想交流沒有一定的詞句，不禁燃起想為佛教寫一些祈願文，讓信徒和佛陀之間有來往的語言。就這樣，《佛光祈願文》一書就出版了，共分四類，計一百首。承蒙應邀至大英博物館研究文獻的方廣錫教授看了以後表示，《佛光祈願文》是佛教文學體裁的改革，等於現代佛教的文疏。之後，弟子慈惠法師又從我寫的《往事百語》、《迷悟之間》、《佛光榮根譚》中，摘錄許多帶有排句或對比的句子，編輯成《人間音緣詞庫》，大約有二百餘首。

說起寫作，由於我善於利用零碎時間，總會在奔波的行程片斷中，寫一些東西來爭取生命的延長。



好比《海天遊踪》一書是在飛機上完成的居多；又如十冊一千一百二十四篇、近百萬言的《迷悟之間》，和十二冊一千零八十篇、近一百二十萬字的《人間萬事》，大部分是在汽車行進間寫成；甚至，在飯後跑香時間，也完成了十冊一千零八十四篇，約八十萬言的《星雲禪話》。說來，我這一生出版百餘套、千餘冊、二千餘萬字，被翻譯成二十多種語言的書籍，除了早期自己手寫之外，後來有不少口述、講演的內容，大多由徒眾像滿義、滿果、永莊、妙廣等人為我記錄整理，他們不能說沒有貢獻。

而近幾年來，由於佛光山和佛陀紀念館的興建，年老了，忽然感到對佛陀更有一種難以抑止的情緒，不禁寫了〈佛陀，您在哪裡？〉以及〈百年佛緣後記〉、〈佛陀紀念館開館紀事〉、〈佛光山開山的故事〉等散文風格的長詩。我沒有進過學校，沒有受過文學的訓練，完全是無師自學，自覺不像詩篇，但古人有云：「詩能言志」，我只是想把所思、所想、所懷寫出來呀！

其實，我已是八、九十歲的老人，沒有心情再舞文弄墨、吟詩作對了；過去，雖然也斷斷續續為文，卻沒有積極去創造文學的作品，只在講演稿和雜文中，花費我不少時間歲月，實在因為天下文化高教授的厚愛，特別是今年五月（二〇一三），我和余光中先生〈行路難〉的一首詩，蒙高教授等友人的欣賞，只有把往年這許多材料，由書記室整理送交天下遠見編排發行，條件是希望高教授給予我多多修正。

其實，我不是詩人也不是文人，只是人到老了，好像一句一文都比別人稍微獲得重視，所以承其不嫌棄我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作品，只得帶著慚愧的心情，真正要請方家來給予指正，才是萬幸啊！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於馬來西亞東禪寺



佛光山代表 出席聯合國座談

為紀念聯合國多元宗教和諧周，佛光山紐約道場妙法法師二月七日代表國際佛光會出席於聯合國會議廳舉辦，以「寬容、原諒、和解」為題的座談會，有印尼及衣索匹亞駐聯合國大使及各宗教代表二百餘人與會。

文與圖／佛光山紐約道場提供



拜天公 祈和平

「供佛齋天法會」是佛教開年後最重要的法會，在民間信仰則稱為「拜天公」。齋天的意思是「宴客」，請天人吃飯，有天神、天將等二十四位代表；因此，「供佛齋天」即「禮拜供養三寶，請諸天吃齋」。圖為身穿著仙女服的青年獻供，一起祝願社會和諧、世界和平。

文與圖／佛光山紐約道場提供

供佛齋天

Buddhas & Celestial Guardians Offering Ceremony

2/15 (六) 7:00 pm
2/16 (日) 9:30 am

光明燈

LIGHT OFFERING

上燈法會

2/23 (日) 10:00 am

中文學校春季班

每週六

9:00 am - 12:00 pm 基礎班·1-3年級
1:30 - 4:30 pm 4-6年級



2/22開學
招生中